

《能斷金剛經》 第四十四講



羅時憲先生講授

這些是自性善，因為自性善跟著你的意識一齊起，影響到你的意識都變了善。聽得明白嗎？即是你個人都是渾渾噩噩，無所謂的，誰知你娶了一個好老婆，亦都變了好，「他本身是渾渾噩噩的，他也變好了。」阿斗本來是渾渾噩噩的，但他有一個諸葛亮在身邊就不同了，是不是？這樣你明白嗎？這便有自性善，其餘那些呢？那八個識呢？都是什麼？無所謂善惡。縱使它是善都只是相應善，其真正本質是善的，便是這十一個善心所。如果你的心，你那八個識之中任何一個識有這十一個善心所中，有一個跟著你一齊起。和你相應而起，影響到你的識。聽得明白嗎？那些稱為相應善。明白了。好了，這些是自性善，即是說你那個心起也好，有這十一個之中隨便一個跟著一齊起，你那些東西全都變為善了。如此，善是什麼？十一個，有些是有種子的，有些是沒有種子的。第一個、「信」。對於一個真理…。

老師：「你時間到了，你有事你可以先走。」

同學：「不是有事，不是有事。」

老師：「對於真理在前面，對於一個很有道德的人在前面，你應該會有一種什麼？很嚮往的心。」這種嚮往的心，令到你…。這種嚮往的心起的時候，令到你一切惡念都受約束好像暫時洗淨了一樣，是不是？有一種澄清作用的，這種稱為「信」。對於有賢德的人，對於聖賢或對於真理，起一種嚮往、崇敬。智、情、意裏面屬情，是不是？嚮往之情。這種嚮往之情很重要的，令到你整個心澄清了，有這種力量。這種作用，這種心的附屬作用，稱為「信」。明白嗎？稱為「信」。

「信」是很重要的，不過不要迷信。由迷而產生的信，便沒有什麼大用。而由理而產生的信，即是透過般若智、透過智慧而產生的信，其效用可以大到極，可以令你成佛。「信」，有澄清你個心的作用，「信」便是自性善。但有一種是什麼？不應信的東西他卻信，那種是什麼？和正信相反。其實這個「信」應該稱為「正信」才對。那個稱為什麼？那個稱為「不信」，其實這個「不信」應該解作「邪信」。這個「不」字，**Anti**，是和「正信」相反的，這個「不」字。「不信」是煩惱的一部分，隨煩惱（的一部分）。「信」是有種子的，亦有俱生、亦有分別的，這個不用解了。

第二個是「慚」，自覺。我是一個佛弟子，我是一個好的人，我都會做這些壞事的嗎？時時起這種自覺心。自尊心、自覺心，稱作「慚」。「愧」是什麼？我不要做惡事，不然被人取笑、被人批評，不要做了，這一種心便稱作「愧」。「慚」和「愧」是不同的，儒家的人把「慚」、「愧」弄成一團的。佛家則很清楚，「慚」是「慚」，「愧」是「愧」，不過「慚」和「愧」是一齊起的。儒家禮、義、廉、恥的恥便是了，恥即包括了「慚」與「愧」。「信」、「慚」、「愧」，這三種都是有種子的。

第四個是很重要的。記住「無貪」的「無」字是作 **Anti** 解的。有了這個東西出來，「貪」的煩惱被它阻壓著，不能起的。即是有了東風起便不會有西風來的，有了個「無貪」起個「貪」便不能起。這個是什麼？就如儒家禮、義、廉、恥的廉和義，廉與義之間。「無貪」——抗拒。明明那東西一般人會起貪，他不貪。就如文天祥等，你抓了他，「你肯投降，宰相都可以給你做。」他不肯，「我情願你把我殺掉」——「無貪」。不是作沒有了貪心解，而是有一種力量對抗個「貪」。廉潔，廉義。這個更重要，這是第五個，「無嗔」，能夠對抗瞋怒心的。嗔是瞋怒心。這個即是什麼？又名慈。你現在常常

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慈又稱「無嗔」。即是說那種慈祥心一起，便不會鬻怒的。你試試看，你的慈祥心一起的時候，你想鬻也不行，是不是？你一鬻怒，慈心便被它壓倒。大概儒家的所謂仁，很多時是指這個「無嗔」了。

耶穌的博愛，大概是指這個慈了。我剛才講過，一個牧師「囉囉嗦嗦」（絮絮叨叨），在香港，在宗教友誼社拉著我。他說：「為何佛家…，宗教都講愛的，（為何）只有佛家不講愛的呢？」我說：「你…，誰說不講愛？不過它不用個『愛』字而已。」基督上十字架的那種仁愛便是「無嗔」，孔子所謂仁大部分亦如是，仁愛、大公。記住，這個詞和貪不同。貪是佔有的、自私的。「無嗔」是大公無私，可以犧牲自己的。根本不同。

「無嗔」又名慈，普通一般所謂仁慈，便是指這個「無嗔」了。又有一個人問我：「為何佛家的名詞那麼怪的？」很難說的，為何這麼怪。即你可以拉著一個醫生，「你這班人真的是不對，你們開藥要寫拉丁文的，為何你不寫淺一點的？」這樣問是最沒有意識的，是不是？他寫藥要寫拉丁文，是有一個來源的嘛。如果他換過英文的時候，你個中國人說：「為何你又不寫中文？」怎說得那麼多。那個黑人又問：「為何你又不寫我們的文字？」凡事都有一個來源，我們不能責難得那麼多。在學術的用語稱作「無嗔」，一般來講謂之慈，再講得通俗點便稱為仁慈，甚至你們說是仁愛也可以。

好了，說到這裏，我有一個朋友名張澄基，他就說佛家有愛。其實張澄基所講的愛是指這個慈愛的愛。那本《內明》雜誌，那個沈九成他都不讀書的，所以他很鬻我。我說：「你不要搞這些，你不懂得那麼多了。」而且沈九成怎認識張澄基那麼多的，你反駁他。他又說佛家是不講愛的。沈九成，他說你張澄基在談愛是不對的。如何不對？愛的定義有很多的。賊人愛金錢之愛，

和耶穌愛世人之愛，根本是不同的，怎可以混為一談？問題是在定義，**Definition**，你要確定才可。

同學：「原本他那句是有『**Modification**』。佛教的愛是無限的，『無限的』這個詞是用來 **Modify** 個愛字。如此你不能說張澄基錯的。」

老師：「是的。因為此事，爭論了幾個月，這些事真的很無聊。」

「無嗔」即是仁慈，有種子的。有種子的，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都有種子的。最後一個是「無癡」。「無癡」還有一個解法——對抗愚癡的，有了它就不會有無明起了，它有力量消滅無明的。這樣東西究竟是什麼呢？有兩個解法，一個解——沒有另外有一種東西稱作「無癡」的。「無癡」就是慧，是善慧。好的慧稱作「無癡」，好的慧就可以對付無明。古人的講法，一個。另有一派，另外一派便是唐三藏那一派就說「無癡」是另外一種東西，是有種子的，即是有一種澄明的作用。誰對呢？這個很難說，我正在思考，現在仍未想到。到底是…和人講話為了便利便說它是慧，縮小了，就如印順把煩惱縮為一個無明那樣好。但你說真實是說它是另有種子或無，又似乎唐三藏所講的是對了。所以你學習，多聞闕疑，多聽一點，值得懷疑未決定的便暫時闕疑。「無癡」者即是等於現在哲學家所謂的什麼？那個理性差不多，一個理性。梁漱溟如何解理性呢？理性二字不是等於慧，他是受玄奘影響，他說理性是一種什麼東西？理性是一種很清明的頭腦，我們的智慧很清明時候的那種狀態，稱作理性。梁漱溟這種講法是受唐三藏的影響。

這樣便講了無貪、無嗔、無癡。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癡，還有一個。講了六個，八個很快便可講完。第七個是「精進」，又稱為「正勤」。儒家所謂智、仁、勇。勇，勤勇，勇往無前的那種勇氣。這個不用解了，是不

是？「輕安」，你不修定便沒有「輕安」。你想問「輕安」是怎樣的？最好找剛才那位張什麼？這裏現時的會長。

同學：「張博志。」

老師：「張什麼？」

同學：「博志，張博志。」

老師：「博呀？」

同學：「博學多才的博。」

老師：「我很『論盡』（笨拙）的，因為我朋友的名字，常常記不起。」

同學：「張博志。」

老師：「國志？」

同學：「博學的博。」

老師：「博學的博嗎？我今天才聽到。我以為他是張什麼志的，我是這樣烏龍的。你現在突然問我，我的太太是多少歲？我霎時說不出。那個子女排第幾？我要數才行。何解呢？因為我不記這種東西的。我故意不記的，記亦無謂，到時數數便行。」你問他「輕安」是怎樣的？他那些人就認識，他經常起「輕安」的。「輕安」不修定是沒有的，修定修至你入初禪的時候，你的身體就如失去了身體一樣。我們平時…，你感覺一下你的身體像是很重，很累贅的，你覺得嗎？稱作羸重。你覺得嗎？你的身體就像很羸重，有重量的，越疲倦就越覺得厲害、羸重。他一坐坐到差不多的時候，那些血脈像是沒有了這種羸重的感覺。輕、血脈調和，很舒服的，很舒服。平時沒有如此舒服的感覺，那種情景。那時候如果坐坐得久了，就覺得好像如何？大氣充滿，就如氣體充滿皮球般，整個人不同。漸漸地覺得好像沒有了自己一樣，就如沒有了自己。那種感覺便是「輕安」起了。「輕安」是有種子

的，稱作「輕安」，欲界的人是沒有的。

那你又問：「為何你說張博志有呢？」他入了初禪定即是入了色界，所以他便有。未入色界定是沒有的，沒有「輕安」的。還有一種…。「輕安」又有種子的。以上所說的，通通都有種子的。有幾種是沒有種子的，「不放逸」，放逸即是放過。見到善的事快點去做，不要放過這種機會不做。見到惡的事物，快點除去它、剷除它，不要放過不除。這種情況稱為「不放逸」，即是不要放過的意思。有沒有種子？沒有的，沒有這種不要放過的種子。

這是什麼？無貪、無嗔、無癡和精進四個，這四個都有起作用的時候，四個之中混合一齊起則更好了。如果隨便有一個起呢，都令到發生影響。令到你對於修善和斷惡都不放過的這四種心所，無貪、無嗔、無癡、精進四種。或是合而一齊起，四個一齊起，或是三種一齊起，或是二種一齊起，甚至到一種一齊起，都有這種影響，令到你對於修行善法，停止惡法不放過的。這種不放過便稱為「不放逸」，沒有種子，種子是上述四種的種子而已。沒有種子的，稱為假法；有種子的，稱為實法。人們問你實法、假法，你分得到。「不放逸」是沒有種子的，所以你不要它也可以。

還有一種稱作「行捨」，不要解錯，不要解錯…。這個「捨」字不是解作施捨的，不是作施捨解。個「捨」字固然可以作施捨解，但在這處不是，作為什麼？作為那種不動心的狀態，個心。孟子不是有一種這樣的？我們修養的結果，就會如何？「富貴不能淫」，用富貴來引誘我，不會令到我昏亂的。貧賤不能移」，貧賤不會令到我怕的。「威武不能屈」，威迫利誘，我不怕的，我心不動的。不動的狀態，不動心。還有，你修行、修養的時候，每每有一種越修養得到家，便越有一種不動心的狀態。尤其是修定的時候那種不動心的狀

態，修定的時候，修定的人最「掉忌」，一是掉舉，時時意馬心猿，那種稱為掉舉。一是昏沉，懨懨欲睡。不是這樣便是那樣，是不是？你有沒有試過？回去試試吧，有沒有掉舉？有的。昏沉呢？昏沉未必有，掉舉必然有。不過有掉舉必定昏沉，只是少你不覺而已，昏沉、掉舉。你入定能夠入到不昏沉、不掉舉的那個時候，又是「捨」的狀態。明白嗎？不昏沉、不掉舉、不起煩惱、不受外力引誘，這種不動心的狀態就謂之「捨」。「捨」，不動心的狀態謂之「捨」。

同學：「是否即是一心不起？沒有…」

老師：「一心不起他便死了。」

同學：「一念不生的意思，是不是呢？」

老師：「不是，你不好要一念不生這個東西。以前有一首詩，『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暫（忽）動被塵遮。』如果這個人還在，我就罵他。一念不生都可以的嗎？要加一個字，一『惡』念不生便對了。善念要常常起的，你讀六祖…。」

同學：「又怎么可能坐至完全沒有了概念。」

老師：「『拜拜』了。完全無概念有好有壞。」

同學：「你坐到完全沒有了 **Concept** 的，可不可能是這樣？即是完全沒有了概念，而是很定、很靜，很寧靜的境界。可不可能是這樣呢？你是無意識的，是意識停頓了的，可不可能是這樣呢？」

老師：「你一定要學學唯識才好，意識停頓就是食了麻醉藥，入手術室的狀態。」

同學：「不是的，意識停頓之後他又明了的。」

老師：「這即是意識沒有停頓。明了嘛，是誰去明了？是意識明了嘛。你沒有意識又怎知道明了不明了？」

同學：「你覺得是很寧靜的。」

老師：「誰去覺得？」

同學：「假若坐到此階段。」

老師：「坐到你覺得。是誰覺得？那個時候一個人有沒有意識？如果沒有意識，他如何覺？是不是？你現在覺得很寧靜，誰去覺？無我的，不能說是我去覺，是什麼覺？是用你的意識去覺，是不是？是不是用你的眼睛去覺？不會是的。」

同學：「不是。完全有沒有這個可能？譬如當你坐到很靜的時候，你便發覺到好像你自己不是在這處，整個人像是出了竅一樣，就覺得好像…。不可能呢？我不知道。」

老師：「我明白你在講什麼，但我偏偏要反駁你。」

同學：「我講不出，那個境界師父是說不出他當時是如何，不過是很寧靜，覺得那種舒暢…。」

老師：「此謂之輕安，這個便稱為輕安了。這個是輕安，那個輕安心所，即是說你入了初禪，輕安起了。此謂之輕安。」

好了，講到這裏。你說沒有意識，你切不可用這名字。是只有那些不通的人，我知道有很多不通的人，加拿大也有些這樣不通的人，大吹大擂。這種人如果他見到我呢，我就一定罵他。當我罵他的時候，如果他反駁我呢，他便遲五百劫不能成佛。這種人不通啊，這種人一定是什麼？狂禪。即是南懷瑾的弟子之類，就有這種事，南懷瑾不懂這種事的。南懷瑾不懂唯識，寫信問我拿韓清淨的《唯識三十頌淺釋》（《唯識三十頌詮句》），我就請能仁研究所影印一本送給他。就如沒有了意識一樣，沒有了意識便是入了手術室的狀態或是死了的狀態，那時候是有意識的。那些無知的人，就以為那時候是無意識。不是無意識，有個意識。當他意識起的時候，那個輕安的心所和它一齊起，那時

候的血脈循環很舒暢，令他起一種很舒暢的感覺。不是無意識，是有意識。他還有一個很舒暢的，這便是 **Concept** 了，是概念。所以他仍然是有概念，不是沒有概念。所以學唯識的好處，便是分得很清楚。他那些便不清楚了，以為如此便行。其實他這種人應該要「戩高床板」讀三幾年書。如果你見到他，羅先生吩咐我告訴你，請你「戩高床板」讀幾年書，這就對了。其他人不敢我敢，我老氣橫秋。是不是？明白嗎？不是沒有，那個時候意識起，只是個意識。

當他的意識起的時候，既不昏沉亦不掉舉，那個時候輕安便出現了，和輕安一齊出現，往往有一種什麼？不動心的狀態。如何不動心？既不傾向昏沉，昏沉便鈍、墜；亦不掉舉，掉舉便「Bum Bum」聲起，意馬心猿。既不意馬心猿，亦不打瞌睡，那個時候非常寧靜的狀態。這種狀態，在它安樂和暢快樂那方面來講，就稱之為輕安。在它那種不動寧靜的狀態來到解釋，就稱之為「捨」了。你剛才所講就是「捨」的狀態，明白嗎？「捨」。本來時間到了，不過我講完它吧。「捨」的狀態有三部曲的，記住了。你在那處是聽不到的，只有在我處聽到。或許將來王聯章講，你都會聽到。除了…，現在美洲來講，除了曾經受過我洗禮那些之外，全部不懂得講。敏智法師是懂得講的，但他是不講的。是的，所以說我傲慢，便是如此。

「捨」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步、心平等性。佛家的「性」字，每每作狀態解的；平等即平衡，我們的心很平衡的那種狀態。即是什麼？昏沉平衡不？不平衡。掉舉，不平衡。既不昏沉亦不掉舉便是平衡。昏沉如是，掉舉亦如是，他現在便是如此，那種狀態——第一種「捨」。你現在所講，就如出了竅的那種狀態是什麼？是一種「捨」的狀態。心平等的狀態，心平衡的狀態，稱作「心平等性」，這種是最初級的「捨」。「心平等性」有一個特點，是要出力控制的。「現在好了，不要動，不要走，是這樣。」要如此才行。你一下

想，你一定要這樣的，當你入了這一種狀態。「不要起妄念，妄念起便不得了，不要起。」是否如此？那時候稱作「心平等性」，要加以控制力的，「心平等性」。再進一步，我們的心稍為控制便可以，不用時時留意的，稍為久不久提點一下便可以。很正直的，那種稱為「心正直性」。你剛才所講那些，說是臨近出竅，好像飄飄欲仙的那些，連「心正直性」也未達到，你是已經達到「心平等性」的那種狀態。

再進一步，「心正直性」像是沒有了意識一樣，實在不是沒有。再進一步呢，……(心無功用性)。第一個是要出力控制的——「心平等性」；第二個是要稍為控制；第三呢？要看「無功用」這三個字了。(無)即不需要，「功用」即是控制。不須控制，自然就如一絲不動的。那些人就說：「一念不生，全是好像整個自性放在面前一樣。」這個是什麼？剛剛入了「心無功用性」。一念不生，就實在是這一種。你現在會問：「有沒有意識？」有，他的意識覺得一念不生，他的意識覺得，不須功用——「心無功用性」。這個是「捨」中第一了，「捨中第一」。這個不是一定修定才有，那些聖賢平時做了好行為，都有這種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這些是什麼？這些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不是只有佛家才可以的。那些天主教徒被人綁了到河邊，硬被餓死，也有點這種氣慨的。這三種合稱「行捨」。「行」字是作何解？沒什麼，很簡單的。

這個「捨」在五蘊裏面屬那一蘊？你回答我。宇宙萬象除了本體之外，就稱為五蘊。這個「捨」是那一蘊？你講。第一是否色蘊？我現在考你。是否色蘊？不是。色蘊者物質現象，它不是物質現象，不是色蘊，這個「捨」不是色蘊了。受蘊，是否受蘊？像是受蘊，很快樂嘛。但不是。是什麼？行蘊。色、受、想、行、識，五蘊之中，這個「捨」是放在行蘊的，屬行蘊裏面的一

部分，所以稱為「行捨」——行蘊裏面的這個「捨」。聽得明白嗎？

好了，為何如此「論盡」呢？慈悲又不好稱作行慈行悲，「捨」又要稱作「行捨」？何解？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們的受蘊裏面有三種，第一種受是什麼？受蘊有三種，受有三種受，一種是什麼受？苦受。一種呢？樂受。第三種呢？不苦不樂受。論盡不苦不樂受，其實就是一個「捨」字，捨去苦樂之名便稱作「捨受」。然則個「捨」字是很籠統的，「心平等性」等三種又是捨；「捨受」又是捨，只得一個「捨」字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的。所以加上一個「行」字，是行蘊裏面那個「捨」，是這三種捨，而不是受蘊裏面的「捨受」，是很簡單的。聽得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都明白一點的。「捨受」。你是有一點種姓的，如果沒有種姓，你應該走了。你應該拉著媽媽走了，你肯留在這處坐兩個小時，你已經有一點種姓。

同學母親：「他喜歡聽你講。」

老師：「這更加好，更加有點種姓。」六祖說：「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你會聽聽話話吧，今生先發達。如此「捨」便明白了——「行捨」。還有一種，（今天）說完這種，趕時間的先走。

「不害」，「害」即傷害；「不」即不忍；對於眾生不忍傷害的。不忍傷害即是什麼？即是同情。所以「不害」即是同情，同情又名悲，悲者憐憫，悲憫嘛。所以「不害」又名悲，今天就稱作同情。好了，講到這處，「捨」就分了。「不害」即是同情，即是悲。講到這處再判定它。「捨」有沒有自己的種子呢？你以為有沒有？你說沒有，你在搖頭。你說有。他的頭搖得對了，是沒有的。「捨」是什麼？「捨」就是無貪、無嗔、無癡那幾個，或許有時還加上精進。其實三個已經足夠了，無貪、無嗔、無癡。這三者中或三者同時起的

時候，便有這一種不動心的狀態。或是三者之中兩個起也可以，或是三者之中有一個起，也有這種狀態，所以這個「捨」不過是一種狀態而已。換言之即是一種 Occasion，一種 Condition 而已，不是說有東西的。聽得明白嗎？「行捨」。「不害」呢？有沒有種子的？你答我。答錯了不要緊。

同學：「有。」

老師：「有。這個答錯了，沒有的。為何沒有？你答我。沒有種子的，一定是另外有一個有種子的了。其實它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講不出來。你呢？」

同學：「是悲那裏產生出來的。」

老師：「從那裏產生？」

同學：「悲。」

老師：「它即是悲。現在我問悲是從那裏產生的？為何他會有同情心？因為他什麼？」

同學：「因為他有仁慈。」

老師：「因為他有仁慈，沒有錯。仁慈又稱作什麼？仁慈又名什麼？」

同學：「無嗔。」

老師：「無嗔。即是說『不害』即是悲，悲不過是仁慈一部分。」他能夠慈祥便自然能夠同情人，是不是？如此說，即是「不害」是沒有種子的，它不過是那個慈心在某一種狀態的時候稱為悲。那種狀態稱為悲？你有了一種慈心了，當你對於一個有苦、可憐的眾生的時候，你對他起的那種仁慈，這種仁慈便稱為悲。是不是？如果這個根本是佛來的，你對佛都要仁慈的。這算不算悲？你可以說是慈，但你不能稱之為悲，因為佛是不用你可憐的。是不是？明白嗎？這即是說，「行捨」、「不害」這兩者都是沒有種子的。沒有種子的，只不過是一種

Condition，假法而已。明白嗎？

如此便有假有實，又有俱生有分別，這些稱為善心所。這些善心所便稱為自性善。如果你的意識或你任何一個識，有一個自性善的心所跟著你同時起呢，影響到你那個也善。好了，說到這裏，要說完這一句。我的意識，我現在思惟的意識，善不善並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有沒有一個善心所隨著它同時起的問題，是不是？有就稱作善；沒有就不稱作善。明白了？善便是如此。自性善，那些是相應善。意識便是如是，眼識又如何？眼識視物，看物又有何所謂善呢？我只是看看它。我只是看看，眼識又如何能惡呢？但眼識有時是善，有時是惡的，有何作為標準？你講。

我引你深入一步，有很多不耐煩的，聽我兩次便會「走人」（不再來了）。我常常罵，罵到人們走的。無所謂「少少地」（少一點），人數好。是的，「少少地」人數好，多人反為不好。人少，人人都明了，多快樂啊。人多，人頭湧湧，全部都「矇查查」（不清不楚）的，討厭到極。是不是？這個不可不知。

剛才講了，意識無所謂善與不善，只是看有沒有一個自性善的心所跟著起。意識的善與不善，是被決定的，自己不能夠自己決定的，是被那些自性善的心所所決定的。聽得明白嗎？眼識起的時候，單是一個眼識是不能起的，一定有一個第六意識和它同時起。眼識善與不善呢，完全看第六意識善不善。第六意識善，便影響到他的眼識也善。第六意識善不善，要看看他有沒有一個自性善心所起？如此一層影響一層，你聽得明白嗎？分析得這樣微細，這種分析你滿意不？這種分析是很微細的，現代的心理學家，不能分析得如此微細。這樣，十一個善心所便說完了。因為講起「一切眾生其心流住，佛悉能知」嘛，

其心流住，那些心、心所不斷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其心流住。佛入定，佛時時都是定的，他會很清楚你的心，如何行起些什麼蠱惑心。他呢，佛會如何？佛的心就如一面鏡，把你的狀態反映入他那處，他看鏡子便知道清楚。你入定亦如是。

為何你要入定？入到第三禪或第四禪，你便在第四禪裏面起一個念頭，「我鄉間的媽媽不知怎樣？我很想看看她。」如此集中念頭，我想看看我鄉間的媽媽怎樣？如果你是第四禪，你就會如何？整幅你家鄉的現象，你媽媽坐著正在洗米、做飯，什麼等等。整幅就如放電影般，看得明明白了了。不只如此具體，昨晚你又如何？它又把昨晚的那幅景物被你看。何解？

同學：「是否即是神通？」

老師：「這些便是神通。所謂神通是什麼？你把你媽媽現在這種狀態，反映入你心中的鏡裏面。定就如一面鏡，用一面鏡來照著你媽媽的狀態。你看到一面鏡，你不是看到你媽媽。」你看到什麼？海關不是有一艘潛水艇，是不是？潛水艇上有一支東西凸出來，上面有一面鏡，是不是？什麼大戰艦，或什麼經過，這一面鏡便能照到。照到鏡裏面有一塊三菱鏡，把光線透進來，透到下面有一塊三菱鏡，是不是？這面三菱鏡就把上面敵人的活動，全部就如…。艦長在那處看那面鏡，是否真的直接看到敵人？不是直接看到，他是看到自己面鏡。佛看你的東西，是看到心的鏡。你在定中看東西，看你裏面心中的鏡。那面鏡是什麼東西？說起上來便話長，那面鏡便是你的意識。所以那些人說什麼沒有意識，我便知道這個人不讀書，讀書不透。意識，記得嗎？定中的意識就如一面鏡地現出來，那面鏡又如何能現出？一路追，第六意識是在看我們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所現那面鏡的東西，其實不是直

接看到你媽媽，是看到你阿賴耶識裏面有關你媽媽的那些種子所變起的那幅東西。而阿賴耶識的那幅東西是怎樣來的？阿賴耶識就如一面鏡，它把你媽媽的做作、什麼，收進了阿賴耶識的那一面鏡再看。即是說那個鏡在反到這個鏡，這個鏡又反到那個鏡，那個鏡又反到你處。明白嗎？所謂神通就是這個意思。沒什麼，就是如此簡單的，聽得明白嗎？

所以這些便一定要學唯識才能懂。但你說學唯識是那麼麻煩，不學也行，看大乘佛教兩者其中之一，要不是唯識，要不是般若。般若則全部這些東西都不理也行。唯識、般若之外，在淨土或密宗，再加上一樣東西。就如你做生意的時買「燕梳」（保險），不買「燕梳」一下子失火怎辦？失火都可以有賠償，是不是？這便足夠了，如此便夠了。但是你就一定要怎樣？正思、正見。不要亂弄、亂思惟，那些邪思惟是很「弊」的。盧勝彥，吳一正，林雲這三個「大頭佛」（攪亂局）都是邪思惟，你跟了他幾乎是無法救葯的。信了他便不得了，你這一世便是如此，沒有希望了。還有呢？那個馮馮，又是那類人，不行的。

你問我，心所是否未講完，是不是？因為講起「一切眾生其心流住，佛悉能知」嘛，是不是？「其心流住」，眾生的心，如何流住呢？有人告訴你眾生的心是這樣流住的。眾生不是指一個，有無量無邊。真如就全部無量無邊眾生，總共一真如。真如就猶如大海，大海裏面一起一伏，有無量無邊那麼多波浪。每一個眾生即是一串波浪。一串波浪，一個太平洋、大西洋，無數那麼多串波浪，不是一個個，是一串串。為何要說是一串串，不是一個個呢？如果是一個，則一起了便沒有。一串則不是了，起了沉下又再起；再起又再沉；再沉又再起。就如一個人，生了之後，人出生猶如波浪起；人到壯年的時候，猶如

波浪頂；人將近年老的時候便下斜坡；到了死時便是波浪底。第二世波浪又再起，如是者那些波浪是永無窮盡的。雖然無數那麼多波浪，不外是一個大洋的水。大洋的水便是波浪的實質，的 **Substance**。而波浪是什麼？由這個實質所現什麼？所現出的，**Present** 出來的一種相貌、相狀。是不是？

所以離開水便沒有波浪，即是說離開真如，便沒有眾生了。倒過來你又可以说，離開眾生亦無真如，離開波浪又沒有水。你記住，離水則無波，離波則無水；水即是波，波亦即是水。是不是？如此即是「籠統」了，水即是波，波即是水。即等於…。所以人們怎樣說？煩惱即菩提，煩惱是波，菩提是指水。這便是「即」。

每一個眾生就猶如一串波浪，你聽得到不？學學 **Chinese** 吧。何解？因為加拿大的文化太淺薄，並不深厚。美國都仍然淺，和英國、德國那些比，是沒法比的。英、德、法那些；與中國那些比，更是沒法比。因為中國這一百幾十年來，太過貧弱，所以衰得那麼厲害，是不是？弄出那麼多東西。中國如果重上軌道呢…。中國人很聰明，你將來看看吧。在美國的那些中國移民，將來會很出眾的。不過這一代未可以，下一代才可以，你的子女那一代便行。現在那些很多都是暮氣沉沉的，很多都是老人家。老實講就如你和我，我們幾個都是暮氣多了，是不是？「夕陽無限好」，你留意下面那一句，「只是近黃昏」，就到黃昏了。

同學：「你們有很多好好的經驗嘛。」

老師：「是的，但好的經驗也是近黃昏嘛。」所以最好你是修什麼？修藥師法求長壽，長命好修。咦，你又說不怕死。是的，死是不必怕，但修長一點命呢，你有幾十年的基礎，你的悟性更加容易起嘛。長命有長命

的好處，修藥師法是可以長命的。修觀音法都可以長壽的。有密宗灌頂的，修個什麼？長壽佛法，修長壽佛法是可以長命的。還壯的，我有一個朋友便修了。

在溫哥華的那個馮公夏，他修彌陀長壽佛合修法，是一個喇嘛教的。彌陀法便是死後有歸宿，有地方可去。但他又不想快去，這便加上長壽佛法。去是去的，但晚一點才去。好的，這個人是好的。所以他修兩個法，你都可以修。修阿彌陀佛法，念阿彌陀佛也可以，都是一樣，念咒和修法同樣「靈」。中國就沒有另外一個長壽佛，是密宗有，藥師佛，消災延壽，延壽可以消災，又可以長壽，都可以的。我有時候是很誇口的，我對我太太講：「你和我住保證無事。」除非是你的業力認真「頂不住」（支持不了），「頂得住」的，因為我修藥師佛，我修藥師佛法。

同學：「你如何修法？」

老師：「嘎，如何修法？你要找個喇嘛傳給你，我是沒有資格傳法的。我只有資格教你如何做和修，但我沒有資格傳給你修。你可以念藥師佛法。你想藥…。如果你說沒有喇嘛和你灌頂，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密宗裏面有一個明王，即有一個金剛、一個明王，名大輪明王。這個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如果你什麼咒都沒有資格念呢，你先念…。先念七天，或二十一天，或一百零八天大輪明王咒。什麼你都可以念，什麼他都會擔起的，這個是大輪明王。如果你說這樣…。譬如你說：「我現在想修藥師法。」你呢：『但我又未找到喇嘛灌頂。』有喇嘛但他未必為你灌這個頂的嗎？那你又如何？你先念幾聲「南無彌勒如來」，念幾聲。跟著呢？念「南無大輪明王，大輪明王菩薩。」

大輪明王，這個是彌勒的化身。彌勒的化身，很惡的；周身出火，很惡的。彌勒就是一個慈悲相，他現這個憤怒相。凡是佛菩薩都有兩個相的，一個慈悲相、一個憤怒相。用慈悲相來攝化你，你不聽呢，他便用憤怒相來對付你的。密宗便是如此。」

同學：「大輪明王是否菩薩？」

老師：「噯？大輪明王是彌勒菩薩的憤怒相，大輪明王就有這個如此獨特的性格。」

所有人未經灌頂，所有密宗的咒未經灌頂，不能修或不「靈」的，先念它，它加持你。你「靈」，和灌了頂一樣，這個大輪明王他保證你的。很容易的。你念「南無大輪明王菩薩」，念幾聲，三聲便行。你知道他是擔起你的，你便念他的咒，普通的便念二十一遍。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 bhrūṃ bhrūṃ bhrūṃ，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 很容易的。你撇去《金剛經》上面那些「南無三滿多母馱喃」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我再讀給你聽，namaḥ，南無。你用英文注是很容易注的，namaḥ；samanta「sa-man-da」。namaḥ samanta，「三滿多」。buddhānām，Buddha 即是佛的那個 Buddha。nam，的「a」字的氣；發個「a」字的音之時候，不是英文「nam」的「nam」。英文的「a」字音，把氣從鼻讀出來，口不是合上的，nam。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跟著呢？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 即是什麼？皈依佛祖，即是皈依佛寶而已。跟著下面便是咒，下面的才是咒。oṃ bhrūṃ svāhā。oṃ，oṃ。「oṃ」字發英文的「or」音，記住，發「or」字的音。「or」字發音應該是「or」，它則不是。「or」字的氣是由口出的。「oṃ」的氣是鼓起來從鼻出的，oṃ，oṃ。又不是「ong」，「ong」是「ong-k」，不是的。「ong」，「ong」是不能拉長的，「ong」。

同學：「可不可以寫在黑板？可不可以寫出來，在板上？」

老師：「那個不是英文來的。」

同學：「你拿中文的音是差不多的。」

老師：「中文嗎？『南無』是很容易讀的，『nam-mok』。『nam』，『nam』nam『南』nam『南』。『無』字不是讀『無』的，『mok』，發音『莫』，『南莫』。『sa-man-da』，『sa-man-da』，samanta。ta，個『多』字讀『da』音的，namaḥ samanta。Buddha，用什麼…？我隨便寫而已，我只寫個音而已。」

同學：「Buddha 就寫英文吧。這便行了，我只要個音而已」

老師：「你要英文？我寫個國際音標給你吧。Nam…。」

我漏了一種，有黃色。黃，黃色，因為它這裏沒有黃色，所以我才沒有寫。黃色表示增益，我們學習、修行，一路一路增加。黃色表示增益，是不是？愛敬、息災、增益、降伏，是不是？總共是四（種）。

同學：「是否需要灌頂才可以念？」

老師：「嘎？」

同學：「黃色。」

老師：「黃色是增益。」

同學：「黃色袈裟是否需要灌頂？」

老師：「人人可以。受了灌頂，受了三昧耶戒，人人可以。普通念佛就搭黃袈裟可以。特別表示恭敬的是紅袈裟。向人祝壽、佛誕，便是紅袈裟。人們死了，念咒那些，便是白袈裟。那件藍袈裟是傳燈的阿闍黎才可以搭的。」

西藏密宗就用四種。四種，愛即愛敬，紅色。西藏密宗的法有四種法，一種稱為愛敬法——愛敬，不用寫個「敬」字了。第二種是增，便是黃色的了——增益。第三種白色，息災。西藏密宗就不用降伏那麼和緩的口氣——誅、殺的——灰黑色。他一邊念咒修法是要放光出來的，如果修愛敬法，放紅光就像是粉紅色的光，這便是敬法什麼的光，我修法的光。譬如去到阿彌陀佛，我去到阿彌陀佛的面前。那光，紅光照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放出些光來照著你，幾乎是二者合一的。我們便陶醉在那種光景裏面，如此修法便是有相當成就的了。二者之法流互相合一了。是不是？愛敬——愛。增即是增益放黃光，所謂黃即是金色，黃色就即是金色——增益。想息災便放白光，譬如你想超度你的祖先，或想超度一些餓鬼便放白光——息災。

如果你…，這個人真的很對不起你的，害了你一家人又或什麼的，你現在要修誅滅法、降伏法，你便要修惡的金剛，放灰色的光、黑光，誅滅的。那種光一去到，便無論如何都消滅了他的。不過此種法不要做，不要輕易做，真的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才好做，如傷害到你父母才好做。你不要隨便做，現在有些人專門隨使用誅滅法。我知道有些學密宗的人，甚至到有人請他，受人的錢，替人修誅滅法，有些這樣的人。美國都有些這樣的人，那種人臨死的時候是很難死的，死得很辛苦的。愛、增、息、誅四種，藏密便是這四種；東密就是愛敬、增益、息災、降伏。

如果你念大輪明王的咒，如果你是想念此咒，是想他怎樣的呢，你放金光便可以，是不是？黃嘛。大輪明王呢，如果你想大輪明王放光，就 om ah hum，om ah hum。那些放焰口的也是這樣的，om ah hum。不過他是莫名其妙，不知何解而已。他還唱 om ah hum 念得好像在戲台般。om ah hum。那

些光是在那處呢？紅色、白色、藍色，你便要運用藍色的光了。你想收服某一隻鬼。譬如你發現…，你找一個催眠術家，發現你家中有隻鬼，在一個角落。你便修法，修明王胸前的那個「om」字，藍色的。就放一道藍光，一路伸展，一套套著那鬼。你假定它是在這處，找到了。你這樣觀想，套了下去它是走不了的。以那道光把它一拉，拉到那裏？你想把它放進一個罌裏，把它放進罌裏面，以金光封著它。譬如你用大輪明王的咒，用你的光封了它，它是走不出來的，把它拋棄在海底。不過這個做法是很「陰功」（無陰德）的。

以前那個趙士覲，在廣州的那個趙士覲，時常捉鬼，以捉鬼聞名的。他臨死的時候被鬼打，他嘔血，被鬼打。他是我的世伯，我的世伯名趙士覲。我另一個世伯去看他，送他的終，子孫都沒有人送他的終，他住在六榕寺。他患有肺癆，第三期肺癆，嘔血，嘔了一塊一塊血，嘔出來，咳出來的，他卻看不見。我有一個世伯姓梁的，名梁智廣走去看他。他說：「為何你弄至如此狼狽？公璧。」他的名字是公璧，「公璧，為何你弄至如此狼狽？」他說：「那些鬼一味塞些青草進我口中，我吃不消了，要嘔出來。」梁智廣說：「公璧啊，不是青草，這是血來的。」他說：「不對，明明是青草來的，為何你說是血呢？」即是說他的神志…。你講什麼？你不講這些話的，什麼衛生那種東西，是不是你？不是嘛。什麼身心那些，你會解釋這種情況了。臨死的時候那些神志昏迷，明明是血他卻說是青草。他一世修法，一世捉鬼。他又不是修大輪明王，他修胎藏界的那個不動明王。

你念不動明王咒又是很「靈」的，不過你沒有灌頂便不行，只有大輪明王才行。大輪明王，你未灌頂，你念它同樣可以。不動明王，個樣子是差不多的，左手拿著一條繩索，右手拿著一把劍，周身出火，整個黑，像是灰黑色的。很惡的，燈籠那樣的眼，那個稱為不動明王。他專修不動明王法，一世念

不動明王咒。我這個世伯梁智廣說：「公璧啊，你一世都念不動明王咒，你現在快點念吧。你現在吃緊了，這個時候快點念吧，不動明王咒。」你猜他的答覆是如何？他說：「你教我念吧，我全部忘掉了。」原來他念一世不動明王咒，臨死忘掉了。有這麼一回事，不可不知，千真萬確這麼一回事。梁智廣說：「啊，我又不懂，我知道你念不動明王咒。」那個梁智廣又受過灌頂的，他說：「我受過灌頂，不過我並沒有修過，我怎麼懂？我不懂。」他說：「你看看找誰人來教我。」他說：「不行了，你要念才行。找得人來教已經不行了。」他說：「我懂得念阿彌陀佛，不如你跟著我念阿彌陀佛吧。」他說：「也好。你帶著我念吧，我念不出來。」那個梁智廣：「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跟著他念，念了幾十聲，閉上雙眼便死了。那個一世捉鬼，在廣州捉鬼是很有名的，趙士覲。你聽過他不，趙公璧？他就是這樣死的，結果臨死就念了幾十聲阿彌陀佛。

同學：「我知道他是捉鬼的，但我不知道他怎死。」

老師：「你不知道他怎死吧。知道他捉鬼，他是有名捉鬼的，很『靈』的。」

西關不是有一條芽菜巷的嗎？芽菜巷裏面有一個人，有一家人鬧鬼，女兒鬼上身，說得出那處…，我也未死之前是在那處住的。「我現在要和她結婚，要娶她回去。」有些鬼是這樣的，它要取個女孩子回去和它結婚，想取她的命。人們驚恐便問，找來一個茅山師傅替她捉鬼。找喃嚙先生被她捉，捉磚頭，那些磚頭不知是從何而來的，從廳中飛過來。飛得那個喃嚙先生：「我不捉了。」快點連八卦袍都未脫便走了。有這麼一件事。結果找來一個茅山師傅，這個不知是否冒充的，又說有辦法捉鬼，要多少錢。就讓他來捉。那女孩子瞪著眼睛在說：「你想走來，你得要小心。」「不是，你又別攪她。」「又不關你的事。」話口未完，不知是攝青鬼或是什麼？它都不知是從何而來的？那些

磚頭也不知是從那處搬來的。嚇得那個茅山師傅：「別攪了，這些錢我不賺了。」

人走了。人走後結果有人介紹他：「找一個正宗的，趙士覲吧。」於是找趙士覲。趙士覲說：「好，我試試吧。」趙士覲是很大膽的。趙士覲是跟孫中山革命的，他的弟弟名趙士德。他名趙士覲，當過廣東鹽運使。廣東鹽運使，每一個鹽運使都「抓錢」（盜用公款）的，只有趙士覲一個不「抓錢」，他臨死的時候兩袖清風。他趙士覲「陰濕」，聽了之後他觀想，「我要秘密的，所有一切鬼神都看不到我的，不知道我的心，有他心通的鬼神不知道我的心。他要這樣。所有鬼神的天眼，看不到我的活動。」他首先這樣，先請不動明王加持他，令他隱身。然後坐車坐至十一埔，那間名金聲戲院，你見過嗎？在十一埔那裏有一間金聲戲院。金聲戲院再過一點，對邊有一條芽菜巷，他便走去了。他先修了隱身法，走去依著門牌號看看，望、望、望，看看地形，站在那間屋之前面。

密宗有一種法稱為…，你們知道一下。那些人們是不告訴你的，那些秘密的東西。但我平生是不秘密的，什麼都可以告訴你，（此法）稱為金剛擻。此字讀「kyut3」音，拗開兩擻便是這個「擻」，「手」字旁加一個「厥」，一擻、兩擻。金剛擻，文言則讀金剛訣；俗語則讀一擻、兩擻，是不是？金剛擻，擻是什麼？一根根杉，一根根棍，一擻一擻那些金剛，打樁的便稱為金剛擻。密宗的修法是怎樣呢？普通的譬如我在這處修法，我先觀想…。它有一條咒的，金剛擻。如果你想看這一條咒，你便去《大藏經》裏找一本《十八道》，裏面便有這個咒了，也教你觀想的。你如果想看、想念，便先念大輪明王，有了這個法寶，便什麼你也可以看，什麼也可以念。他念金剛擻，金剛擻的印就是這樣的，就如一支東西打樁一樣。念，觀想，東南西北我這間屋的四

個角落，每個角落打一支金剛樁下去，直打到十八層地獄。那個金剛擻上超過三十三天，下打到十八層地獄。一邊念那個金剛擻咒，一邊結那個印。打三下，打三下，在四面各打三下，就觀想四面有四條金剛擻。這四條金剛擻，是任何魔鬼都不能搖動它的——金剛擻。

跟著就是金剛牆，金剛牆的印我都記不起了。啊，都是差不多的，像一幅牆一樣，它有教你如何結印的。念這個金剛牆的咒，念七天之後，把它一繞，就觀想周圍，在四條金剛擻之間有一幅牆，如金剛般堅實的牆圍著。那條柱有多高，那面牆便有多高，任何魔鬼什麼都不能穿過這道牆的，稱為金剛牆。跟著是金剛網了，密宗說他佈天羅地網，便是這東西。人人都做得到的，這隻手向上結個印，繞一周，繞三周，一邊念金剛網的咒，灌想上面有一個金剛網，任何東西、天魔，那些大自在天魔都不能夠通過那個網的。那些魔鬼、鬼神，在網中它沒有辦法走出來的；在外面的，它沒有辦法能夠進來的，此謂之金剛網。金剛網之外，再佈一個火院。在金剛牆外面佈一輪，圍上一個院子，充滿烈火，三昧之烈火，任何魔鬼都不能夠通過這個火的。是要如此的，趙士覲就是這樣。

對著那屋在做，人們不知他在做什麼，他用衣服遮掩，普通結印他是不給你看的。他被著一件袈裟的時候，一件袈裟搭住，他是在裏面結的。你看不見他的，他穿一件長一點的衣服在裏面便行。他在裏面先佈金剛擻、金剛牆、金剛網、火院，之後好了，「我明天才來對付你。」他先佈了，早一晚佈了，過一天他才告訴他：「你告訴他，明日下午三時趙居士到。」那個人向著屋子這樣說。那些鬼，大家聽說他是三時，誰知他早一晚佈了這些法。佈了這幾種法之後，明天三時慢慢坐車，然後坐到芽菜巷口，又踱進去。踱進去時剛剛那隻鬼正在跳，像生蝦般跳，很鬍怒。「又說學佛，又說是佛弟子，說謊。又說

是三時才到，我都準備走了。他卻預先走來佈上牆，銅牆鐵壁困著我。這種人沒有口齒、什麼的。」在罵著又跳，一這罵一邊跳。趙公璧就打開門，「趙居士到了。」它指著趙士觀：「你都沒有信實的，信什麼佛啊。你又如何如何。」它罵趙公璧。「你怎罵都沒有用，你平靜安心坐著吧。你這些鬼，不這樣對付你，你是不怕的。你快點安定吧。」

他帶了一個塔，趙士觀不好就是這樣，動不動都拿著一個塔，那個塔稱作五輪塔，在日本有出售的，廣州又有出售的。紅、黃、藍、白、黑幾種顏色的，上面是三角，下面是四方，中間是圓的。那個塔有五個輪的，稱作五輪塔，可以掀開的。他只是用光把那鬼攝進了五輪塔，命人拿到海邊，放了它下去。就是這樣。本來如此處理是不好的，應該超度它。應該超度它，不要這樣做。他動不動都帶著五輪塔，「你不聽我話，這處便收了你。是不是？你聽我的話便走，我教你，你可以念佛。你念的話我現在超度你，你快點走。不走我把你放進去五百年，除非五百年內有人打破這東西，否則你五百年後才出得去。」五百年是很「陰功」的。

同學：「那隻鬼最後被他捉了？」

老師：「捉了。」那鬼便肯去叩頭了，「我不想進這塔，你超度我吧，你超生我吧。」他說：「好的，我超度你吧。」便觀想超度。「你走吧，你不要再來，再來你便要進這個塔。你去到多遠，我的光都可以去到那處捉你回來。你知道嗎？」「我知道了，我不敢了。」沒事了，好了。醫好了，醫精神病。趙士觀醫精神病最拿手，他靠捉鬼。這些鬼有無我則不知，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法為它拍照的。但最低限度這種精神治療，他能夠醫治。但他沒有辦法醫自己。為何會如此呢？因為有這麼一回事。

有一個廣州律師名許谷生，不是許谷昌，許谷昌是牙醫生。許谷生是一名律師，這個律師很懂得玩古董的。你知道，廣州的律師很多都會做些「陰蹟事」的。替人打官司，直的就拗曲人，曲則拗至直，此謂之狀棍。許谷生是專做這種事的，賺了很多錢。賺了錢便玩古董，最歡喜買那些西藏銅佛。他買了西藏銅佛…。西藏銅佛有兩種，一種是裏面安裝了「腸臟」的，安本經在裏面。喇嘛死後把他燒掉，燒了些舍利，把舍利安於其中。其實那佛像是一個舍利塔來的，用那些七寶、玉、金銀。金、銀、琉璃、碑磬、七寶珠放進去。拿些穀、麥、米、那些五穀放進去，然後封起它，找一個上師加持它，用以供養的。他說他是有些護法神保護的。他專買那些…，佛像裏面不是有塊銅片封著它的底？如果沒有了那塊銅片，便沒有關係了。但沒有了那塊銅片，你買了便沒有那麼高價值了。有了那塊銅片，價值便很高了。被一塊銅封住的，他就專買那些有銅封住，有舍利在內的。又專門歡喜掀了那塊…。他人的那些舍利子，他找一個小樽把之儲起，放在寫字檯旁邊。人們說舍利子什麼的，他便說：「這些便是，是這些了。」並拿一把鉗一粒粒拈地出來，這些是灰色、這些是綠色、這些又是什麼色，你們看看它。他又試過敲它，有些舍利子又敲不爛。有些則能敲爛，有些則不能敲爛。

我就試過，有一個喇嘛名福增喇嘛，他給了我三粒舍利子，我就拿來敲。我知道它很硬，我用兩塊玉石…。以前的裁縫，不是有很多工具嗎？玉石是用來壓布的，有些這樣大，又有些這樣大的。我把一塊玉石放在那裏，再把一粒舍利子放在上面，再拿一塊玉石置於其上。上面墊一塊東西，拿著鐵鎚，「轟」，只一下整粒舍利子裂開。說是打不爛！是可以打爛的，但是很結實。我又沒有試過敲，我只是做試驗。我要試驗一下，尋求真理，是否真的打不爛？如果這個喇嘛的舍利，「現在請你布施給我，我現在來試試。」講完才敲下去。

那個許谷生就專門…，有一天他就買著一個不知是什麼的，佛像就沒有事，倒轉你弄那些佛的就沒有事，他慈悲。他買著那些金剛，這個金剛你就不要隨便攪它。那些大威德金剛，你見過不？有一個男、一個女擁抱著，男的有很多隻手的。有沒有人去過北平？你去過不？北平雍和宮那個？你去過不？去過北平看過？雍和宮那個很多手的，整個是銅的。你去過不？一個天女，裸體天女抱著他，那個很惡的，那個大威德明王。很多明王是這樣的，此謂之雙身法，俗稱歡喜佛。他買了這樣的一個佛，買了這樣的一個佛呢，誰知佛是踏著蓮花的。那個佛一腳踏著一個天王，一腳踏著一個天女，下面有一個底托著。下面是給鑲著的，他卻去鑿掉它，拿它的舍利出來看看，鑿通了它。

誰知鑿了之後，那晚夜他便亂說話、發熱。大燒大熱去找醫生，找了幾個大醫生都無效。找來一些密宗法師替他念，念同樣無效。又找著趙公璧了，趙士覲，讓他替他收了。替他收，收、收、收，他入觀了。觀下觀下，趙士覲又「縮沙」（退卻），他說：「我看到情勢不同，這個不是普通鬼，這個是大護法神，我弄不好了。趙士覲就「縮沙」，過多兩天許谷生便死了，亂說話，就這樣死了。趙士覲最後替許谷生招…，不知是否如此惹了禍，跟著回去便起病了。趙士覲便起病了，那個是如此厲害的。這個不是…，你剛剛遇著護法神，你普通的便處理不了，那些咒收不了它。

同學：「他應該懺悔。」

老師：「有沒有懺悔則不知，他已經起病了。起病病到…」他本來是念不動明王咒的，誰知他念到咒也記不起。結果可幸那人救了他，教他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幾十聲便斷了氣。趙士覲就是這樣，你問問人們。我為何講起這個密宗修行的？即是我告訴你，你想念咒念大輪…。

同學：「你說未受過灌頂就要念大輪明王咒。」

老師：「什麼話？」

同學：「未受過灌頂。」

老師：「是的，未受過灌頂，先念大輪明王咒便行。很容易念的，懂得發音嗎？bhrūṃ bhrūṃ bhrūṃ bhrūṃ。」

同學：「bhrūṃ 之前是否有個 om 的？」

老師：「嘎？」

同學：「bhrūṃ 之前是否應該有個 om 的？」

老師：「om bhrūṃ svāhā，om bhrūṃ svāhā，om bhrūṃ svāhā。」

同學：「有個 om 的？」

老師：「可以這樣又行，單是念念，他感覺到你念，是這樣的。」譬如你用圓光法，是這樣。先是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om svāhā，手就用個金剛合掌便可以。是菩提合掌。這個稱為菩提合掌。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這個大咒有 om，沒有 om 都可以。這個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 就已經是等於 om 了。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om svāhā，念七遍，或二十一遍，或是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om bhrūṃ svāhā 又可以。此謂之大咒。沒有人念，現在中國人很多不懂。什麼念大悲咒，有八十多句。」

同學：「八十四句。」

老師：「他要念，常常要念。西藏喇嘛不用的，念七天而已。念七天之後便用六字大明咒來替代了。om maṇi padme hūṃ，om maṇi padme hūṃ，念一句便作為一遍大悲咒了。你大輪明王咒呢…。咒有些大咒，有些小咒。大咒…，小咒又稱為心咒。念大咒你便 namaḥ samanta buddhānām om svāhā，便是大咒。普通的念七遍，最多二十一遍而已。念完之後便念心咒了，om bhrūṃ svāhā，om bhrūṃ svāhā，om

bhrūṃ svāhā。普通的念一百零八句，念完之後便入定。入定的時候，心想著 bhrūṃ bhrūṃ bhrūṃ bhrūṃ，一味想著 bhrūṃ。如此想著 bhrūṃ...。」

同學：「長期念這個咒有什麼好處？」

老師：「它這個咒主要是第一、可以護你的身；第二、你沒有機會受灌頂的時候，它給機會你，讓你什麼都可以修，不會是偷法。是這樣。」

同學：「是否每修一個法之前都要念這個？」

老師：「你如果灌了頂，你便不用念它。」

同學：「我未灌頂的。」

老師：「你未灌頂便念它七遍，很容易的。大咒就三遍已經足夠了，然後你便什麼咒都可以修。但密宗師父不肯教你這些的，何解？香港那個他肯教，香港那個名周什麼？」

-完-